

浅析北非剧变与摩洛哥政治改革*

[摩洛哥] 李 杉

内容提要 从2010年底开始，民众抗议浪潮席卷北非。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政权相继倒台，同为北非国家的摩洛哥也深受此次浪潮的影响。摩洛哥的抗议运动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其社会诉求明显大于政治诉求。摩洛哥王室应对危机的方式与其他北非政权也大为不同，并在压力之下采取了包括宪法修改和提前进行立法选举等重大措施。公正与发展党在选举中的获胜使得摩洛哥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王室仍然掌握着国家的绝对权力，摩洛哥政府影响力非常有限，只能充当皇室决策的执行者的角色。

关键词 北非剧变 摩洛哥 政治改革 公正与发展党

作者简介 李杉 (Erfiki Hicham)，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1)。

自2010年底以来，发生在北非多个国家的政治剧变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突尼斯的抗议运动导致总统出走，并迅速波及利比亚，使其陷入内战，很快演变成国际性危机。在埃及，民众持续的强力示威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下台。摩洛哥虽然也受到北非巨变的影响，但却是一种“安静的革命”。民众在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上发起了“2月20日”运动，呼吁人们反对政府裙带关系和腐败，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力，建立像西班牙和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2011年3月9日，在民众的压力下，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同意修改宪法。摩洛哥成为北非地区第一个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

* 本文从最初的选题到写作、修改，直至文章定稿，都离不开李安山老师的辛勤指导。借此向尊敬的李安山教授表达深深的敬意和无以言表的感谢。

本文主要分析摩洛哥在北非剧变中与其他北非国家的区别，并探讨摩洛哥主要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摩洛哥王室之间的互动。

摩洛哥政治体制的特点

摩洛哥具有多重属性：在地理区位上属非洲国家，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是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则是地中海国家。这种国家性质的复杂性、多样性导致人们在理解摩洛哥的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时难免面临不少障碍。笔者认为，充分理解摩洛哥的政治体制应该尽力避免从法律和宪法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因为摩洛哥的政治制度内含许多矛盾，如现代化与传统性、伊斯兰体系与西方制度、统一性与多样化等方面的纠结。

摩洛哥的政治体制有 3 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宗教因素在摩洛哥政治舞台上占有最高的地位，如摩洛哥国王就宣称自己是“信仰的统帅”（Amir al Mu minin）。第二，摩洛哥政治与文化习惯密切相连，国王宣称自己是摩洛哥人的父亲，负责摩洛哥人的日常生活。第三，摩洛哥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的现代宪法制度相比具有很多不同。根据宪法，摩洛哥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国王是国家元首，摩洛哥人既享有权利又负有义务。从这个角度而言，摩洛哥是一个以欧洲政治制度为样板的现代国家。但君主制在摩洛哥已经运行了 12 个世纪之久，这种现行体制，即阿拉维王朝君主制度（1666 年至今），跟欧洲的君主制度又有所不同。欧洲的君主制国王统而不治，国王只是国家的象征，而摩洛哥的国王集政治和君主权力于一身。^①

阿拉维君主制从伊斯兰教中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是阿拉维君主制统治在摩洛哥一直延续至今的最主要原因。此外，“马赫增”（Makhzen）^② 和伊斯兰教共同维护了阿拉维君主制对摩洛哥 3 个半世纪的统治。马赫增和伊斯兰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结构对于保持阿拉维王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③

^① 曾爱平：《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研究（1956-2007）》，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09 年，第 1、3、15 页。

^② “马赫增”是摩洛哥政治制度的核心，主要由官僚体制和军队、安全机构、国王周围的顾问、商人、富裕的地主和部落首领等组成。See Rachida Cherifi, *Le Makhzen Politique au Maroc - Casablanca, Afrique Orient*, 1988, p. 121.

^③ 曾爱平：前引文，第 168 页。

虽然伊斯兰教有助于保持摩洛哥君主制的合法性，但它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否则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的君主制就不会垮台，这是因为阿尔及利亚的贝伊、突尼斯的贝伊和利比亚的国王都仅仅从伊斯兰教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摩洛哥之所以能够保持君主制，主要原因是1912年摩洛哥成为“保护国”，而其他马格里布国家则在19世纪沦为“殖民地”。“保护国”和“殖民地”完全不同，法国殖民者进入摩洛哥时，没有破坏摩洛哥的君主制，该国的素丹继续行使名义上的统治权，法国通过素丹来统治摩洛哥，由此摩洛哥的社会机构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与之相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破坏了全部的传统政治制度，并且创建了新的政治体制。^①

在政治体制上，除了摩洛哥之外，其他马格里布国家都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摩洛哥社会之所以没有能够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原因之一在于摩洛哥社会在思想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障碍，而且摩洛哥家族的忠诚也使得摩洛哥的传统政治在社会结构进化方面发挥了负面的作用。^②

1962年，摩洛哥出台了新的宪法。根据新宪法，摩洛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虽然独立以来摩洛哥的宪法经过了6次修改（分别于1962年、1970年、1980年、1992年、1996年和2011年进行），但是国王一直有无限的政治和宗教权力。根据宪法，国王是军事上的最高领导，并拥有内政外交等各项权力。可以说，摩洛哥虽然在名义上是民主的政治体制，但实际上是绝对君主制，国王至高无上。相比之下，政府（行政机构）、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权力比较有限，它们都在国王的统治之下，在国家的内外政策上没有任何实质性决定权和发言权。

摩洛哥政治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两种合法性之间的“互动”：一是历史的合法性，这与“哈里发”的概念有关；第二种合法性来自于自由民主。因此，摩洛哥的政治体制是基于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现代和传统。

理论上，摩洛哥是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同有些欧洲国家如西班牙和英国相似。实际上，摩洛哥的政治体制跟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又有所不同。摩洛哥的君主宪法中，国王是核心，其政治经济权利没有受到限制，宗教领域也

^① Octave Marais, “la classe dirigeante au Maroc”,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14e année, n°4, 1964.

^② Abedelah Alaroui, “The Obstacle of the Modernity in Morocco”, *t. Atihad raki*, No8161, February 3, 2006, <http://hespress.com/permalink/28157.html>, 2011-02-18.

都在国王的管辖范围内，其他政治力量在摩洛哥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非常有限。摩洛哥独立之后，君主制面临很多挑战。独立初期，要求废除摩洛哥君主制的呼声高涨，但是国王能够克服这些威胁，遏制了反对派的要求并限制了他们的力量。冷战结束之后，要求推翻摩洛哥君主制的声音减弱，社会诉求开始取代政治诉求，这样，反对君主制的主张获得的支持很少，这给君主制很多自信和合法性。

摩洛哥的国王通过 3 个重要的手段保持自身统治的连续性：其一，对社会和政治的诉求迅速做出反应；其二，用变通方法来吸收或是接受现代的政治体制；其三，君主拥有遏制反对派的力量和措施。

总之，虽然摩洛哥的政治体制包含了现代和传统的因素，因此在阿拉伯世界中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因为摩洛哥的政治体制有能力把政治上的多元力量整合在一起，也能够包容一些新的抵抗因素，从而能创造必要的平衡条件，以确保自己的连续性。

摩洛哥抗议运动的背景、性质及影响

（一）摩洛哥抗议运动的发起

在北非阿拉伯剧变中出现了新的反抗方式，即通过“脸谱”等社交网络来动员示威者。埃及的示威者在“脸谱”上成立了“我们都是赛义德”，利比亚反对派成立了“2月17日运动”，突尼斯民众则建立了“1月14革命”等网页。这些社交网站的反抗浪潮后来也迅速传播到摩洛哥。一位名叫赛义德·本·杰布里（Said Ben Jeebli）的摩洛哥人在“脸谱”网站设立“2月20日运动”等网页。赛义德是摩洛哥博客（Weblog）协会的主席，在发展阿拉伯博客业务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赛义德也有自己的个人博客，2006年在阿拉伯世界的博客中点击率排名第一。2011年2月18日，摩洛哥最著名的电子报刊（Hespress）采访他时，他承认是自己发起了“2月20日运动”，其主要目标是改变摩洛哥的政治现状。他还表示本来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为了加强“2月20日运动”的诚信度并回应运动成员的要求，他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

参与“2月20日运动”之后，该运动的成员决定于2011年2月20日在摩洛哥全国各大城市上街游行。2011年2月20日，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市

中心、卡萨布兰卡的丹吉尔、马拉喀什等城市，成千上万的摩洛哥示威者走上街头，静坐示威和抗议，并提出运动的主要诉求：废除1996年宪法，制定新宪法并限制国王的政治权力，成立君主议会制政体，让国王像在西班牙和英国政治制度里一样成为国家的象征性符号；^①要求摩洛哥本届政府下台，并成立临时政府；解散属于皇室的政治党派（Authenticity and Modernity Party，PAM）；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包括记者和伊斯兰主义者；惩治腐败；提出增加就业、增长工资和解决扶贫等社会诉求。^②

（二）摩洛哥抗议运动的特点

“2月20日运动”与在埃及和突尼斯发生的抗议活动有很大的区别：第一，抗议运动的示威者规模不同。摩洛哥走上街的示威者比埃及和突尼斯少很多，由此“2月20日运动”的影响不大。虽然在“脸谱”网站上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约3万名成员），但是“2月20日运动”在街上得到的支持不多。虽然也有很多摩洛哥人支持这些运动的诉求，但他们不愿走上街头；有的摩洛哥人上街抗议，但他们害怕失去工作，因此大多数示威者是失业者。

第二，抗议运动的政治诉求不同。埃及和突尼斯示威者的主要诉求是总统下台。虽然示威刚开始时，两国的抗议者也提出了社会诉求，但后来发展为政治诉求（要总统下台）。摩洛哥的诉求则完全不同，示威者并未提出国王下台的要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在突尼斯和埃及，示威游行开始时两国政府试图通过暴力来解决危机，结果导致数百名埃及和突尼斯人身亡，这无疑极大地激发了对抗情绪，两国人民的社会诉求变成政治诉求。在摩洛哥，抗议刚发生时，街上的警察很少，警察离抗议者距离较远。摩洛哥政府在处理这次危机时采取了比较理智的政策，因为政府意识到暴力解决不了该危机。但摩洛哥人不要求国王下台，并不说明摩洛哥人是盲目热爱国王。君主制在摩洛哥的历史很久，国王在摩洛哥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国王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因此，大部分抗议者提出的要求仅仅是重新考虑国王的权限问题。

第三，抗议运动的时间选择不同。在约一个月的时间内，突尼斯的抗议

^① “Moroccans Want to Reign in Royal Powers”，<http://www.euronews.net/2011/02/20/moroccans-want-to-reign-in-royal-powers/>，2011-06-25.

^② “The Protest in Morocco”，<http://www.aljazeera.net/NR/exeres/4073AF72-3811-450C-BD8B-6662EBBC17D4.htm>，2011-02-21.

者每天走上街头，这样的抗议运动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在每个星期五都有抗议活动。星期五在伊斯兰世界是很重要的日子（Jomoaa），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这是一种道德力量的因素。在摩洛哥，抗议者并没有每天上街。摩洛哥的抗议活动选择在星期天，星期天在伊斯兰文化中没什么象征意义，抗议也不会严重影响经济或社会活动。

第四，抗议运动的领导组织者不同。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抗议运动中，政党、工会和伊斯兰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在推动埃及的抗议运动中发挥了很明显的的作用。突尼斯也一样，伊斯兰复兴运动（Harakat Anahda）发挥了巨大作用。摩洛哥的抗议则不同，主要是少数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摩洛哥人权协会起着组织和领导作用。摩洛哥工会在推动抗议活动上也未发挥任何领导作用，大部分摩洛哥工会走上街头的时候一直打出的是就业、工资、反腐败等社会诉求的标语。另外，只有少数政党参加了“2月20日运动”的抗议，且多是在摩洛哥政治舞台上影响力并不大，如左翼的政党。^① 其他摩洛哥政党都决定不参加抗议，公正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的秘书长阿卜杜拉·本·基兰（Abdelillah Benkirane）接受沙特阿拉伯电视台（AL Arabia Tv）采访时说：“我们不反对‘2月20日运动’的诉求，这些运动的政治诉求跟我们党的一样，但是为了保持摩洛哥的政治稳定并避免摩洛哥重蹈利比亚或埃及的覆辙，我们党决定不参加‘2月20日运动’的抗议，我们是负责的政党。”^②

虽然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SFP）的青年成员宣布参加“2月20日运动”，^③ 但该党的总秘书处决定不参加“2月20日运动”的抗议。该联盟的秘书长说：“我们不对我们的青年成员与‘2月20日运动’走上街头抗议负责，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不属于我们的组织活动……”。^④ 2011年2月19日，独立党（IT）的秘书处决定不参加“2月20日运动”的抗议活动，该党秘书长也是摩洛哥政府现任首相，他表示“确认所有公民的权利和公民自由表达

① “Only The Smallest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me Civilian Association Announce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March of 20 Feb”, *ALALAM Newspaper*, 19 February 2011.

② Interview with Ben kiran , <http://press.marocs.net/3847-topic> , 2011-11-08.

③ “The Socialist Union of the 20 February Movement” , *The Socialist Union Newspaper*, 20 July /2011.

④ Ihsan Al Hafidi , “20 February Movement Made a Dispute inside Socialist Union Party”, *Almassae*, 19 February 2011.

及和平的抗议”，并呼唤所有的公民“不要跟随一个目标并不十分清楚的运动”。^①在摩洛哥的示威游行中，很明显有伊斯兰组织参与，主要有正义与慈善组织。虽然该组织不合法，而且与摩洛哥政府一直有矛盾，但是该组织在摩洛哥社会服务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也得到不少民众的支持。

（三）摩洛哥抗议运动的影响

“2月20日运动”在敦促摩洛哥当局进行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摩洛哥抗议浪潮以社会诉求为主流，而不是以颠覆政权为要义，加之该国与突尼斯与埃及政治体制的不同，因此该国可以用政权内部的政治改革或政策调整，以适应该国政治新发展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事实上，“2月20日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对摩洛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形成了一股巨大推力，这场运动的最显著影响是催生了摩洛哥2011年新宪法。正如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的拉希德·叶鲁赫（Rachid Yelooch）教授在《阿拉伯政治研究中心》上发表的《摩洛哥话语的改变》一文中所言：“2月20日运动”提供了一种新式的和平抗议政治形式，且能够通过政治调适满足民众的政治和社会诉求；没有“2月20日运动”，就没有2011年新宪法。^②

君主制框架下的政治危机应对

（一）保持相对克制

在北非阿拉伯地区发生动荡时，埃及和突尼斯政府选择暴力来面对危机，从而导致了更加复杂的政治局面。摩洛哥政府从埃及和突尼斯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也学到不少经验。在摩洛哥，抗议浪潮不是像在突尼斯那样突然发生。同时，若以突尼斯与埃及政府处理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作参照，摩洛哥政府已经有时间来考虑怎么应对抗议事件。在摩洛哥的抗议运动中，警察一直避免跟示威者正面冲突，也一直没有开枪。虽然摩洛哥政府也曾使用暴力手段来驱散示威者，但警察使用暴力的程度与埃及和突尼斯不同，可以说非常克制，因此未出现多少受害者。摩洛哥政府一直平心静气地面对抗议浪潮，

^① “The Independent Party : The Movement of 20 February is Inconformity with the Democracy”, *Moroccan News Agency*, 19 February 2011.

^② Rachid Yelooch, “The Discourse of Morocco Change”, *The Center of Arab’s Political Studies*, October 2011.

也未禁止手机和网络服务，这与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完全不同。

（二）回应社会诉求

摩洛哥抗议的主要旗帜是社会诉求。卡萨布兰卡本·玛斯克文科大学的摩洛哥社会学家阿卜杜尔·贝尔夫基赫（Abdul Baqi Belfkih）认为，摩洛哥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还是一些社会诉求，如处理失业危机、增加工资、养老保险等。在库里布卡城市，大部分抗议者是大学毕业生，要求工作机会。贝尔夫基赫曾警告摩洛哥政府应立刻解决这些社会诉求；如果政府忽视了这些问题，政府会面临更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①

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摩洛哥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改革方面做出了明显的让步，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② 在增加政府官员工资的同时也增加退休员工的工资，并开始解决医疗保险等问题；向私人公司提供更多免税政策，但要求它们增加工人工资；向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提供免试的直接就业；增加大学生的奖学金等其他社会福利。

摩洛哥政府试图通过社会和经济上的让步来控制摩洛哥民众抗议的方向，力图防止社会诉求转化为政治诉求，从而避免重蹈埃及和突尼斯的覆辙。同时，摩洛哥政府还通过提供工作机会的承诺来阻止大学毕业生参加“2月20日运动”的街头抗议。

（三）承诺进行政治改革

虽然摩洛哥的街头抗议提出的主要是社会和经济诉求，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也包含了隐性的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摩洛哥街头抗议的政治诉求与社会诉求同时存在，但是后者更明显。“2月20日运动”走上街头时，大部分抗议者都是自由人士。但是，当摩洛哥政府答应了解决社会诉求之后，抗议运动开始出现政治诉求，主要是议会君主、反腐及释放政治犯等。政府谴责了正义与慈善组织和左派政党如统一社会主义党（PSU）、民主主义道路党（PVD）和先锋民主与社会主义党（PADS）利用“2月20日运动”平台提起政治诉求的图谋。^③ 事实上，正义与慈善组织和左派政党在摩洛哥推动抗议上发挥了明显的作用。社会诉求达到目的后，走上街头抗议的主要是正义与慈善组织和左派

^① Abdul Baqi Belfkih, “Makhezen Still Couldn't Understand that Social Demands Can Menace Morocco's Stability”, <http://www.maghress.com/hibapress/50372>, 2011-04-30.

^② “The Crises and Reform - the Bill of the Change”, *Asabah Newspaper*, 27 Sep. 2011.

^③ “The Government of Morocco Accuse Aljamaa”, *Moroccan News Agency*, 13 March 2011.

政党这两派，因为这次运动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机会。正义与慈善组织因为与皇室一直有冲突还未成为合法组织；在哈桑二世国王时代，左派政党也与皇室有冲突，大部分左派政党经常拒绝参加摩洛哥选举。因此，这两派希望利用街头抗议提出政治诉求，迫使国王放弃一些权力。

为了平息民众示威，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决定于2011年3月9日发表电视演讲，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政治举动。国王演讲一般定在国庆日，国王在非国庆日主动向国民演讲，这在摩洛哥现代历史上是第一次。这至少说明，虽然摩洛哥抗议运动规模比较小，但是能够推动国王做出政治让步，同时表明摩洛哥国王自己愿意进行政治改革并具有某种主动性。在演讲中，国王许诺进行综合性改革，并宣布修改宪法。这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政府今后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组成，不是由皇室来任命；加强议会的权力，强化众议院、立法机关和监管机构的权力；加强司法的独立性；通过新举措来加强政党政治；让柏柏尔语言成为摩洛哥官方语言；总理今后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任命，并提升总理的地位和权力。^①

虽然人们对国王演说的反应不一，但它得到了绝大部分摩洛哥人不同程度的赞扬，尽管也让某些人感到更加悲观。著名小说家本·杰隆·塔哈尔（Ben Jelloun Tahar）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演讲，第一次由君主提出了重大改革。如果国王提出的改革得以实现，摩洛哥的下一次选举将完全透明，并将产生一位享有与法国总理同样广泛权力的摩洛哥总理。^② 摩洛哥前外交部长穆哈默德·本·伊萨（Mohamed Ben Isa）认为，摩洛哥在北非阿拉伯动荡中成为一个特例。在摩洛哥的街头示威活动中没发生流血事件，因为摩洛哥国王通过合理且更现实主义的手段来处理抗议活动。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北非地区国家算是新一代领导，他比较主动改革并能理解年轻人的诉求，所以摩洛哥国王对示威的处理方式开创了中东国家转型的一条新道路和新模式。^③ 摩洛哥的主要政党如公正与发展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独立党等都欢迎国王提出的新宪法改革。对这些政党来说，新宪法在推动摩洛哥的民主化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实这些政党支持新宪法的主要原因是它

① http://www.consulat.ma/fr/news_cons.cfm?id_art=115, 2011-04-30.

② “Game of Thrones”, *Foreign Policy*, 10 June 2011.

③ Mohamed Ben Yisa, “The Arab Upheaval: The Consequence and Future”, *Alahdatal almagribiya Newspaper*, 3 November 2011.

们不愿意与皇室发生冲突。特别是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公正与发展党。因为，该宪法的改革提供了许多政治机会，尤其是可以保证选举的透明，并且该党的领导自信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可以获得更大规模的支持。

3月9日的演讲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并不那么乐观。摩洛哥国王的表哥穆莱·希查姆（Moulay Hicham）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员，他在法国媒体宣称：“在3月9日的演讲中，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表示他听从人民的诉求，同时该演讲在政治方面算是聪明的举动，这样国王使摩洛哥避免了重蹈埃及和突尼斯的覆辙。但是3月9日的演讲还是比较模糊，比如国王的权力和地位。虽然宪法的修改中首先给予总理更多权力，但是国王在新宪法中还享受至高地位。目前判断摩洛哥是否成为民主国家为时尚早，新宪法在摩洛哥政治舞台上实行之后才可以来判断。”^①摩洛哥拉巴特穆罕默德五世大学的历史教师马阿提·蒙吉布（Maaty Monjib）认为，摩洛哥新宪法的改革既包含可取之处也有所缺陷。在新宪法中国王已放弃一些权力，首相获得的权力比1996年的宪法多。虽然国王主动修改宪法并愿意放弃某些权力，但这些修改在实践中还会面临挑战。1996年的宪法修改并未实施，摩洛哥的未来改革还要依靠走上街头的抗议运动来对政府施加压力。^②“2月20日运动”、正义与慈善组织和摩洛哥的主要左派政党对新宪法的修改承诺都表示不太满意，这些组织认为新宪法保持着国王对外交、军事、安全、宗教等领域的控制。^③政治改革并未达到运动的基本诉求。虽然国王提出了新宪法，但是该运动还将继续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④

2011年6月17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向摩洛哥人民讲话，以设定主要新宪法的粗线改革，同时呼吁摩洛哥人民投票支持这项改革。7月1日，在第一次公开宣布宪法公决后的第13天，摩洛哥正式举行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超过98%的投票赞成采用新宪法，有关机构的官员声称投票率超过70%。^⑤投票进行宪法改革在北非剧变中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反应。

①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hkqsy_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9-yyyy_news#rel-page-1, 2011-03-14.

② Rolla Scholarly, “The Referendum of Morocco is the Model of Arab Spring”, *Alltihad Newspaper*, 4 July 2011.

③ Mati Monjib, “Referendum and the Protestation”, *Hespress*, 22 November 2011.

④ Sufism Rami, “The King Mohamed 6’s Reform Still Can’t Convince the Protestor”, *AFP*, 22 June 2011.

⑤ “Morocco Referendum Result”, *Moroccan News Agency*, 3 July 2011.

这次改革只是部分满足了反对派在抗议活动中关于建立真正的议会君主制的要求。尽管政府的权力扩大了，法律地位提高了，但君主制仍是摩洛哥政治制度的基石，国王仍是政治游戏的主人。

政党政治与政治力量的新变化

（一）2011年选举的特点

2011年11月25日，摩洛哥政府举行了第九届议会选举。在穆罕默德六世时期，共举行过3届议会选举，分别是在2002年、2007年和2011年。11月25日的议会选举具有一些新特点，主要表现在摩洛哥当局没有对选举进行明显的干预，选举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大大提高。九一一事件之后，摩洛哥与美国一起合作反对恐怖主义，使得摩洛哥政府可以利用这一借口来控制伊斯兰组织和有伊斯兰背景的公正与发展党。2002年和2007年的选举时，摩洛哥皇室曾通过反恐和非透明选举投票来阻碍公正与发展党的组阁。然而，2011年的选举是在国际环境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举行的。美国击毙本·拉登之后，反恐在美国外交政策上不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美国开始忙碌于解决国内经济矛盾。这样摩洛哥政府没有机会再利用反恐为借口来控制国内政治舞台。自2010年12月以来，北非阿拉伯地区发生颠覆性的政治变化，为避免前车之鉴，摩洛哥国王立刻宣布政治改革，并宣布提前于2011年11月25日举行立法院选举，而该选举本应在2012年举行。以前摩洛哥的选举发生过许多违法案例，摩洛哥政府对选举的干涉很明显。2011年11月25日的选举则不同，国王在3月9号的讲话中许诺透明的选举，通过选举建立一个坚定的政府以应对摩洛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①在透明度方面，这次选举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赏和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祝贺并鼓励下一届政府继续进行宪法改革。^②2011年11月26日，国际民主机构（NDI）发表的摩洛哥议会选举报告称，从技术角度看，这是一次公平的选举。”^③

在这次立法院选举中，共有代表31个政党的7102名候选人角逐众议院

^① “The King Mohammed 6 Announces a Political Reform”，*Aljazeera*，<http://www.aljazeera.net/NR/exeres/65198159-870D-40D1-A533-45C9C71C6AA7.htm>? GoogleStatID=9, 2011-03-14.

^② Moroccan News Agency, 29 November, 2011.

^③ NDI, “Preliminary Election Statement”, 26 November, 2011.

的 395 个席位，1 347.5 万注册选民在 92 个选区参加投票。^① 据摩洛哥内政部统计，本次立法院选举的投票率为 45.4%，大大超过了 2007 年选举 37% 的投票率。^② 但是，摩洛哥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正义与慈善组织、“2 月 20 日运动”和几个左派政党决定联合抵制该选举，他们认为国王承诺的政治改革未能体现它们废除君主制的主要诉求。

（二）参与选举的主要政治派别

虽然参加这次选举的政党超过了 30 个，但该选举的主要政党只有 3 大政党和政党联盟。

1. 公正与发展党

早年，阿卡德克里姆·艾尔·卡迪布（Abdelkrim Al Khatib）从人民运动党分裂，成立了人民民主宪政运动（MPDC）。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该党的主要成员是摩洛哥伊斯兰组织的成员，该党的活动被摩洛哥政府禁止。该组织随后发起团结与改革运动（MUR），1992 年人民民主宪政运动与团结与改革运动决定联合建党，1998 年合并为公正与发展党。^③ 该党将自己定义为现代民主伊斯兰政党，承认国王国家统治者的地位。^④ 该党的主要宗旨是实行教育改革、加强国际合作和鼓励投资、加强国际人权主义、倡导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合作。

2. 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政党

主要代表是全国自由人士联盟和真实性与现代党。议会选举之前，这两个党和其他小政党决定建立结盟，名称是“争取民主联盟”，又被称为“G8 组织”^⑤。该政治组织认为自己的目标是支持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其实是皇室为对抗公正与发展党而创建。

3. “库特拉民主集团”

该派主要包括摩洛哥最古老的政党如独立党和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党、

①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Affaire of the Kingdom of Morocco, <http://www.elections2011.gov.ma/fr/index.html>, 2011-11-26.

② Ibid.

③ The history of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available at the Website of PJD party, <http://www.pjd.ma/site/pjd/page-6>, 2011-01-01.

④ Ibid.

⑤ “G8” 主要包括国民民主党、创新与公平党、改革与发展党、社会民主运动党、中等社会主义党、全国自由人士联盟（RNI）、真实性与现代党、宪法联盟党，起主导作用的是全国自由人士联盟党。

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等，它们在摩洛哥的选举历史中具有很丰富的经验，也曾多次主持政府组建。近年来，这一派的名声与支持率开始下降，主要是因为这两党任内没有成功应对摩洛哥面临的社会和经济挑战，也未成功解决失业危机和教育问题，没有实现了摩洛哥人的改革愿望。

（三）选举后政治力量的变化

公正与发展党获得的支持率最高，在议会 395 个席位中，获 107 席，占 27.1%，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而在 2007 年的选举中，它仅获得了 46 席。摩洛哥传统政党独立党曾在 2007 年选举中排名第一，得到 52 个席位，也使得它主导该届摩洛哥政府。由于该党在领导政府时未能成功解决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因此它在 2011 年的选举中有所退步。尽管获得 60 个席位，但只能排名第二。与皇室相关的党——全国自由人士联盟党和真实性与现代党分别位居第三和第四（分别获得 52 和 47 个席位）。此外，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党在选举中相比 2002 年和 2007 年有明显退步，仅获得 38 个席位，排名落到第 5 位。由此，该党在未来摩洛哥的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将大大减弱。从组党结盟来看，争取民主联盟获得 159 个席位，约占议会席位的 40.3%；“库特拉集团”^① 获得 117 个席位，约占 29.6%，公正与发展党获得 107 个席位，约占 27.15%。

根据新宪法规定，首相将由议会选举中领先的政党产生。2011 年 11 月 28 日，摩洛哥国王任命阿卜杜拉·本·基兰（Abdelillah Benkirane）为摩洛哥政府首脑。

总体上看，各大派别在选举中都没有赢得议会绝对多数的票数。虽然公正与发展党排名第一，但它只获得了 27.1% 的席位，该比率不够形成绝对多数的政府——必须达到 51%。然而该比率在摩洛哥有 31 个政党的政治环境中已经颇为难得。真实性与现代党、全国自由人士联盟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党都决定不参加本·基兰的政府，并决定站在反对派一边；而独立党、人民运动联盟党团、进步与社会主义党（PPS）、宪政联盟党（UC）都决定与公正与发展党组成新政府。

^① 以及现执政党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进步和社会主义党。

表 1 2002 ~ 2011 年议会各党派获得席位比较

	2002 年	2007 年	2011 年
公正与发展党 (PJD)	42	46	107
独立党 (IP)	48	52	60
全国自由人士联盟 (RNI)	41	39	52
真实性与现代党 (PAM)	—	—	47
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 (USFP)	50	39	38
人民运动联盟党团 (MP)	27	41	32
宪政联盟 (UC)	16	27	23
进步与社会主义党 (PPS)	11	17	18

资料来源：摩洛哥内政部网站：<http://www.elections2011.gov.ma/fr/index.html>，2011 - 11 - 26.

（四）公正与发展党获胜的原因

在 2011 年摩洛哥立法选举中，公正与发展党获得了巨大胜利。究其原因，其一，该党具有很好的政治和民意基础，如果在 2002 年和 2007 年的选举中皇室未限制该党参加的话，该党甚至可能获得绝对多数；其二，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给公正与发展党带来很好的机会，而且该党做出了不参加街头抗议决定，事实证明此举是合理而聪明的；其三，2009 年公正与发展党在市政选举中获得明显支持并在管理城市上获得巨大成功，特别是在反腐败方面；其四，该党在摩洛哥公民社会中发挥了明显而积极的作用，比如开展帮助穷人、充当志愿者等社会活动，从而在摩洛哥社会中获得了尊重，进而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其五，有关世俗主义政党组阁后都未能在任内解决摩洛哥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这些党的失败为公正与发展党在摩洛哥政治舞台上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其六，正义发展党获得更多支持并非和完全宗教有关，其主要的原因是：在摩洛哥人看来，公正与发展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符合摩洛哥的主要诉求，摩洛哥人认为必须给该党机会。所以，在 2011 年 11 月 25 日选举中，公正与发展党获得更多城市居民的拥护。此外，在公正与发展党的胜利中，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国王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摩洛哥历史上最透明的选举。

结 论

经过多年作为反对派的经验，公正与发展党终于上台并掌握政权。由于公正与发展党只获得 27.1% 的投票，因此该党与其他政党（独立党、人民运动联盟党团和进步与社会主义党）结盟，并成立了新政府。一年多来，摩洛哥的新政府在政治舞台上面临不少挑战。由于此届政府为结盟政府，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内部不和谐的现象，因此公正与发展党无法顺利实施自己改革的议程。到目前为止，该政党领导的政府并未实现全面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虽然作为有伊斯兰背景的伊斯兰政党——公正与发展党顺利上台执政，但是其上台方法与其他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完全不一样，后者是经过推翻原政权才上台，公正与发展党的执政则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新政府的政治权力受到国王的限制，摩洛哥政府部门成为一般官僚和执行机构，并没有多少决策的权力，国家的战略领域都是由皇室的影子政府来决定，这让公正与发展党的政府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傀儡政府”。这也招致不少的学者怀疑其在摩洛哥的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角色。

经过 2011 年的选举和有关政治改革，摩洛哥王室仍然掌握着国家的绝对权力，且并未将公正与发展党领导的政府视为真正的决策核心。尽管公正与发展党表示愿意与皇室进行合作，来解决摩洛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但这可能只是公正与发展党的单方的愿望。这说明，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左派政党上台执政，摩洛哥政府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只能充当皇室决策的执行者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公正与发展党上台之后，其选举时高调承诺的反腐败并未见到多少实质性的行动，这严重危害了民众对公正与发展党的信任，将来也可能影响到摩洛哥人民对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信任。

Analysis of the North Africa Upheav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Morocco

[Morocco] *Erfiki Hicham*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2010 mass civilian protests have swept across parts of North Africa. Long – standing regimes in Tunisia, Egypt and Libya have fallen. In Morocco’s case there has been no regime change, partly as a result of a tightening political crackdown. This paper compares protests in Morocco with protests in countries such as Tunisia and Egypt. Although the protesters in Morocco have raised some similar social demands as protesters in Egypt and Tunisia, in Morocco the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demands” was unique. The Moroccan King’s response to the protests was als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North African governments. Instead of using force to suppress the protests, the palace positively responded to the protests. The palace initiated co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organized earlier legislative elections. Subsequently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won the elections, which marked a major shift in the civilian political power compared to the pre reform period. But similar to the pre reform period palace retained absolute political power, and as before the civilian government’s power is limited to carrying out the political decisions made by the palace. The Palace still exercise absolute power and similar to pre – reform period the civilian government’s power is limited.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Key Words: North Africa Upheaval; Morocco; Political Reform;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